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研究报告

批准号:93BJL009

西南地区经济发展
速度、效益与结构问题研究

主持人:罗 敏

研究成员:曹明华 洪名勇 李锦宏

二〇〇〇年三月

前 言

本课题系199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课题，未结题原课题组即因故解散。1998年9月，经国家社科规划办批准，由贵州大学经济贸易系副主任罗敏副教授牵头组成新的课题组，重新启动课题研究。在时间紧、资金少、困难多、要求高的情况下，经过一年零六个月的辛勤工作，于2000年4月圆满完成了课题研究任务并通过了由贵州省社科规划办主持的专家鉴定。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紧扣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效益与结构转换的内在联系这个主题，分工协作，紧张高效地工作，克服种种困难，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处理了数十万个数据，按质按量完成了近十万字的课题研究报告。

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和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有关领导、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效益与结构问题研究》课题组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日

目 录

1.背景分析	1
1.1 一个紧迫的任务:通过结构转换推进地区经济增长	1
1.2 西南地区环境辨识与资源评价	4
2、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功能:理论模型构造	12
2.1 速度、效益与结构的辩证关系	12
2.2 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一般方法与视角	15
2.3 区域经济结构功能的理论分析	18
2.4 粗放增长的理论剖析	24
3.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功能及转换分析	28
3.1 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专业化的定量分析	28
3.2 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差异性分析	32
3.3 西南地区结构转换中的突出矛盾	35
3.4 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区域产业结构转换的关系	38
4. 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西南地区经济增长	42
4.1 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总体情况	42
4.2 西南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与经济增长	44
4.3 西南地区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	46
4.4 选择主导产业,推动西南地区经济增长	52
4.5 西南地区 21 世纪初的产业升级	55

5.推动西南地区 21 世纪初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若干政策建议	58
5.1 加快市场化的改革,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58
5.2 产业政策选择	59
主要参考文献	62

1. 背景分析

1.1 一个紧迫的任务：通过结构转换推进地区经济增长

1.1.1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地区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规模和总量的扩大，而且包含经济结构的变化。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过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当一国的国内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时，必然会引起地区经济结构、城乡结构、贸易结构等一系列变化，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就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言，它不仅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进步长期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生产结构调整、资源更有效地再配置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变化的余地更大，资源再配置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例如它包括通过实施“赶超战略”为核心的产业结构模式，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提高规模经济 and 专业化效益；通过新产品开发和产品的升级换代，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创造比较优势；通过促进贸易结构的转变，进一步扩大出口实现资源转移，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通过资源再分配，加快“瓶颈”部门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通过引进国际先进行业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和效益等等，所有这些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因而研究其经济增长问题时，一方面既要考虑地区经济发展中区域分工对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应充分正视地区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对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已经、并正在继续产生不良影响这一客观事实。因为这同样也不利于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不断推进其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应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及时确立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发展模式。合理地规划区域分工，合理地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分工形成中的地位作用，并且以改革来促进区域分工的日益合理化。

1.1.2 当前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绩效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双重转型”滞后。

纵观我国 20 余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由于我国放弃了过去那种与其经济禀赋相悖的重工业优先的产业结构模式（即以“赶超战略”为核心的产业结构模式），因而成功地创造和凝聚了在过去只有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才能解决的用于发展重工业的稀缺要素——资金。并逐步有效地放开了改革前被人为扭曲了的各种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从实质意义上放松了对微观经营机制的严密管制，使经济体制的转轨得以从其微观基础上改革起步；也正是由于放弃了重工业优先的产业结构模式，经济政策才有可能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倾斜，从而降低了非国有经济进入这些领域的门槛，促使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经济的对外开放，进而带动了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及整个经济的长足增长。由于产业结构模式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因此，上述由产业结构模式转换带动经济体制转轨，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及其成效在东部地区有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体现。相反，西南地区却仍然沿袭改革以前能源、资源性产业的开发和加工为主的重工业产业结构发展模式。诚然，西南地区沿袭这一模式既是基于其原有的产业分工格局而作出的选择，又是国家为实现其整体发展目标所作的战略安排，然而，在国家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相对减少，资源产品价格长期扭曲又造成资源大省利益大量流失的情况下，这种发展模式无疑有悖于西部地区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经济禀赋的，并且也抑制了西部地区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事实上，一方面由于重工业的技术密集性，使其进入门槛较高，非国有经济难以在这样的领域中发育壮大，而另一方面比较利益的大量流失又大大削弱了西南地区本来就很弱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使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既无力扶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无力改善投资硬环境以吸引区外资金，

使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缺乏良好的发育环境。同时国家出于实现整体发展目标的考虑,对于能源、资源性产业的管制一直较严,致使这些领域的市场化进程(无论是从价格形成机制,还是从市场准入看)长期滞后。换言之,一定的产业结构模式的选择必须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市、山东省等)来看,它们基本上走的都是先着重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开辟市场,进而促进重工业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省市及邻省区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应和满足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并采取了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政策,才产生了经济迅速崛起的业绩。因此,在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模式进行再选择时,应该重新分析比较其比较优势所在,并不失时机地进行结构转换、升级,这是解决西南地区经济增长滞缓,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西南地区经济增长滞缓的根本原因是因其产业结构模式已不应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和市场需求所致。因此,当务之急是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双重转型”的有效模式,其中产业结构模式的转换尤为关键。

1.1.3 当前西南地区面临着双重性的结构调整任务。

西南地区当前面临的结构调整任务是双重的。表现在:既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不合理的问题,又要根据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新阶段供求关系变化的特点以及国际新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重组的趋势,进行以结构转换、升级为目标的产业结构整合。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南地区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集中度不高,条块分割现象严重,产业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关联度不高,企业组织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比较单一,制约了产业之间的相互融通和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

当前,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产业结构低度化,新的产业链条又未形成。目前,西南地区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属于“二三一”型,即在三类产业中第二产业比重最大,第三产业其次,第一产业最小。从产业总体来看,大约处于西方工业化历史上人均 GNP300—600 美元的初步工业化发展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西南地区农业、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些长期作为“瓶颈”产业阻碍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和技术、经济条件制约,西南地区农业生产水平不高,也不稳定,有些地区粮食长期不能自给,农业发展不足,基础地位不牢固,工农关系不够协调。西南地区交通设施落后,运网体系不发达,既加剧了西南地区的封闭性,使其远离中心市场,同时又使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系统运转效率下降,加上其他服务、流通功能不能满足全区发展需要。此外,西南地区的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而非国有经济处于劣势地位。产业结构过于向资源开采业和初级加工工业部门倾斜,产业链条狭窄。加之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开采、非金属采选、煤炭采选以及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冶炼等这些市场需求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支柱产业未得到大力的发展,新的产业链条尚未形成。

产业经济效益较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长期以来,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增长方式粗放,经济不合理等突出问题。由于发展阶段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技术工艺和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加上自然环境的制约,使西南地区产业经济效益较低,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粗放。1996 年,除云南、贵州有烟、酒税利大户支撑而税率较高外,其余的各省区效益指标均低于全国和沿海水平。西南地区农业生产率也远低于东部地区。农业比较利益低、与非农产业效益差距大。此外,长期以来,由于西南各省区的主要工业部门主要是食品、机电、有色金属、纺织、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产业结构趋同性严重,且夕阳工业较多,地区重复建设、盲目发展现象突出,以致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办越小,资源开发中浪费现象惊人。在当前经济转型阶段,西南各省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以“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无价”为特征,加上大量的重复建设,致使继续扩大的空间所剩无几,同时给社会带来了浪费和破坏。

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长期以来,西南地区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超前发展,而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发展不足,出现重工业超“重”,轻工业和加工业偏轻的现象。1996 年,西南地区轻重工业单位数之比为 1:1.07,产值之比为 1:1.8,霍尔曼系数约为 0.6,而东部

沿海地区轻重工业单位数之比为 1:0.9, 产值之比为 1:1.2, 霍尔曼系数为 0.9。按照霍尔曼工业化阶段指标(霍尔曼比值小于 1 为工业化第四阶段), 西南地区工业化水平不仅超过东部沿海地区, 而且达到工业化成熟阶段, 这显然与实际不符。其原因是在轻工业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就过快推进了重工业, 结果一方面使西南地区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家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价格偏低, 而深加工业产品价格高的情况下, 低价输出原材料而高价输入消费产品, 受到双重“剥夺”, 导致巨额价值流失; 另一方面西南地区内部初级产品与加工工业, 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比例失调, 工业结构不合理, 滞缓了工业化的进程。

西南地区能源、矿产资源是相对丰富的自然优势。然而, 这一自然优势能否转变为其经济优势, 首先需要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投入; 其次还需要有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交易条件, 换言之, 需要有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而前一个条件既有悖于西南地区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的经济禀赋, 又有悖于改革以来国家的区域政策; 而后一个条件起码在整个 80 年代基本上是未曾具备的。在自身资金匮乏, 国家也不可能给予大规模投资, 而在交易条件改善的政策环境尚未充分形成的条件下, 西南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优势是不可能成为其经济优势的。

在现有经济格局和体制框架内, 西南地区所具有的、能够成为其经济优势的自然禀赋是土地和农业资源相对丰富, 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而要使西南地区的产业发展模式与东部地区一样成为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模式, 则应将其优先发展产业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做, 一则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低, 有利于非国有经济的发育和成长, 并能因为微观基础的改变而加快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二则由于增加了工作岗位而有利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并也因之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三则有利于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加, 并因此一方面会提高西南地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也会刺激需求, 刺激生产, 带动经济增长。

因此, 西南地区地方政府要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密集产业优先发展, 鼓励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西迁, 要尽一切可能动员更多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改革手段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此外, 西南地区各省、区(市)还应综合考虑自身的各种条件, 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如军工企业密集的市和地区可充分利用其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优势, 发展高技术产业以带动经济增长; 边境地区可通过边贸、跨国经济合作带动经济增长等。

诚然, 西南地区产业发展模式的上述构想可能有悖于其在大国经济内部区域分工中所扮演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主体的角色, 表现出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可能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之间发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但对这种矛盾和冲突发生并非无法避免。解决这一矛盾和冲突的出发点, 一是要考虑区域分工对于实现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意义和作用; 二是充分正视地区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对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已经、并正在继续产生不良影响这一客观事实(这同样也不利于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 三是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 合理规划区域分工, 合理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分工形成中的地位作用, 并以改革来促进区域分工的合理化。

有鉴于此, 西南地区在区域分工中所扮演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主体的角色, 不应仅依靠西南地区自身的力量来实现, 而是要依靠中央、地方以及企业的共同参与来实现。中央政府的作用, 一方面体现在对能源和资源性产业的重大项目以及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上; 另一方面, 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是要体现在规划和政策指导以及区域协作的协调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培育上。西部地区在区域分工中的作用, 主要不是体现在对具体能源资源性产业上, 而是体现在改善投资软、硬环境上, 特别是要致力于营造法制健全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建设功能完备而开放的区域市场体系以及鼓励、帮助和协调地区内能源和资源型企业的各种形式的对外合作。而企业, 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 在国家放松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市场准入限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的前提下, 将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 通过凭借其经济实力而进行的投资经营活动参与区域分工。

1.1.4 课题研究的时空界定及西南地区的区位意义

本课题主要是以 1978—1997 年以来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与新一轮经济增长为时空前提的。所论及的西南地区, 其范围指小西南, 即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和重庆市(简称川、滇、黔、渝)三省一市。是一个拥有 19, 172 万人口、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联系

比较密切的经济区域。通过讨论分析 90 年代近 10 年来西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并着重对如何进一步提高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绩效,推动地区经济全面增长的速度、结构与效益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究。

西南地区位于北纬 21 度零 9 分至 34 度 11 分、东经 97 度 39 分至 112 度零 3 分之间,国土总面积 11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14.3%,总人口 19,172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近 15.51%。其中山地占 80%以上。四川(含重庆市)总面积 57 万平方公里,低山占 41%,丘陵占 52%,平坝占 7%;云南总面积 39.4 万平方公里,山地、丘陵占 94%,坝地占 6%;贵州总面积 17.6 万平方公里,山地占 87%,丘陵占 10%,坝地占 3%。

西南地区在历史上多次起过战略后方的作用。由于该地区毗邻或接近东南亚和南亚多数国家,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形势下,西南地区在我国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现代化事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为我国发展边境贸易的重要地区。在我国周边环境,从区位优势及区域经济的资源配置条件分析,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性选择是两个“增长三角”。由于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北部有两个地区最有条件形成次区域国际合作圈,即形成新的“增长三角”,一个是环北部湾三角区,一个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四角毗邻地区,促进这两个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对于整个中南半岛和中国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两个“增长三角”的形成将改变西南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大大缩短西南走向大海的距离,并形成多路出海的格局,除了北部湾的防城及海防外,还可借助公路网及澜沧江—湄公河航道与泰国交通运输网相连,借曼谷出海,使西南地区逐步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中亚国家与中南半岛的纽带和桥梁,强化了西南的区位优势。

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富裕,结构良好。西南地区煤炭保有储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可开发能源占全国二分之一。此外金、银和稀有贵重金属、化工和建材资源在全国也占有突出地位。这是西南地区最基本的区域优势,也是国家考虑西南地区开发的主要出发点。

市场广阔,经济潜力巨大。西南地区三省一市现有人口约 19172 万人,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额大约都占全国十分之一,同人口相比,经济相对落后。1997 年,西南地区农业人口占全国 16.3%,农业总产值只占全国 14.7%,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只及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的 84.8%,肉猪出栏只占 82.2%;西南地区独立核算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 12.3%,其产值只占全国 8.9%。换句话说,工农业生产潜力都很大。近年来,西南地区在没有多少新建项目投产的情况下,工农业增长速度皆能相当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就是搞活经济、挖掘潜力的结果。如果进一步发挥西南内部资源和市场条件的优势,通过城乡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挖潜改造,加上中央政府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必要支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西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还会逐步增强,从而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1.2 西南地区环境辨识与资源评价

西南地区包括贵州、四川、云南及重庆三省一市,本区处于喀斯特山区,全区 95%以上的面积是高原山地,由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加上一些政策上的原因,造成西南地区的经济滞后,产业结构低度化,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所以,西南地区成为我国欠发达地区之一。但是西南地区特殊的环境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又使该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优越的环境与资源优势,加之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转移为西南地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可能和机会。

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并非等于经济优势,它只有在其他因素的协调作用下,才能创造出经济优势。只有立足于市场,开发优势产品,培植优势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地区的经济优势和市场优势,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这是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和转化过程。

环境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是因,产业结构调整是手段,形成经济优势是结果,只有正确认识资源优势,才能科学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创造出经济优势,促进西南经济的飞跃。同时,西南也可通过地区间的资源互补,打破部门封锁,地区封锁和所制的界线,使整个西南地区形成 1+1>2 的整体效益,实现西南地区的经济振兴。因此,对西南地区的环境进行客观辨识、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可为进一步研究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明晰的背景,为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分析依据。

1.2.1 环境辨识。

西南地区居于长江上游,对整个长江大流域经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表现在:一是西南地区是长江大流域内边际效益较好的待开发地区。长江大流域的经济开发,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充分利用下游雄厚的技术资源和经济实力,来开发中上游特别是上游这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发掘西南地区自资源优势的功能,从而促进全流域优势的共同发挥,为我国经济的振兴做出更大贡献。二是西南地区是流域内经济发达区域转移资金、转让技术和产品扩散的可靠场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资金,转让技术和扩散产品,寻找廉价的投资场所和技术转移市场,是经济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三是西南地区是长江流域资源集中区域,是中下游经济发展所需原料和动力的重要来源。四是西南三线基础雄厚,是长江大流域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西南的经济实力。现阶段西南地区已拥有技术、设备较为先进的电子工业、航天工业、航空工业、核工业和兵器工业等相当数量的国防工业,其产值和固定资产原值均占西南地区工业产值和固定资产原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西南三线企业必然成为长江全流域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西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虽然该地区已有发展程度相当高的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如成都、重庆、昆明等,而且各省区的省会城市和一批中小城市都达到了堪称本省、本区域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教育中心的水平。但从整体来看,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仍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还有很大一部分相当落后、急待发展的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抓住当前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形势较好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向西部转移的契机,及时通过转换产业结构推进西南地区经济的全面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由于历史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地理等原因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220 多个城市中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前 30 名的(按技术、经济综合指标确定),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位于后 30 名的大部分属于西南地区省份。这就是说,我国东部与西南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一个经济势差。因此,在认识西南地区的区位优势时,认真分析我国东西部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主要不是研究它们的地理关系,而是要研究它们的经济关系。研究它们的经济关系,也主要不是研究它们的现时关系。而是研究其长远的战略关系。从现象上看,西南地区比较贫穷和落后,属于不发达地区,而东部地区比较富裕和先进,属于发达地区。但从长远的战略地位来看,西南地区有丰富的能源和原料资源,而且开发程度低,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生产的潜力很大,这是东部地区所缺乏的。因此东西结合是我国经济布局战略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已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重点向西部转移的重大举措。可以预见在 21 世纪西南地区的后发优势将会充分发挥出来,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一定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从西南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看,西南地区是国民经济战略重点西移的合理区域。这是因为,西南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资源。自然界在这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准备了极为优越的资源条件。开发西南地区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的社会经济效益将优于全国许多地区。同时,西南地区既是国内市场,又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容量相当可观,潜力很大。此外西南地区毗邻东南亚和南亚 19 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地区过去和现在都是最重要的国际市场之一。

1.2.2 资源评价。

资源最一般的意义,是指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一切为人类所利用的资财。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可把资源分为: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技术资源、自然资源、市场资源。这五种资源不仅是一个地区的基本生产要素,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这五种资源的优劣状况,都对地区的产业结构有巨大的影响。

资源的优势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地区由于某类资源赋存条件较好而呈现出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由于与自身的劣势比或者与他人的劣势比而衬托出来的,同时,资源的优势与劣势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在环境的改变,优势可能变为劣势,一些潜在的优势就突兀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优势。

1.2.2.1 人力资源评价。

人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参与社会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学说认为，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人力资源的评价，我们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进行：

(1)人力资源数量：指的是构成劳动力的那部分人口的数量。西南区总人口为 19, 172 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15. 51%，巨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劳动力的数量也会很大。在此，用人力资源率来衡量人力资源数量的大小（见表 1-1）。

由表可见，西南地区各省人力资源率均高于全国，说明西南地区

表 1-1 西南地区人力资源率（%）

	全国	西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62. 27	67. 53	68. 41	68. 72	65. 13	67. 28

注：人力资源率=劳动力人口总量/人口总量×100%
资料来源：《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的人力资源数量上是极其丰富的，也表明可以投入经济动力学的人多，因而，具有积极的经济意义。

(2)人力资源质量：人力资源的质量，反映它可以推动哪种类型、哪种复杂程度，多大数量的物质资源。所以，与人力资源的数量相比，其质量方面更为重要。对质量的评价一般是从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三个主要方面来考察的。在此，只着重分析科学文化素质方面。

首先，分析西南地区人力资源的文化构成，表 1-2 反映西南地区人力资源的文化构成的特点：小学、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多；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少；文盲半文盲人口也有一定比重，均高于全国。

这些特点对人口资源质量有直接影响，西南地区人力资源质量结构近似于人口的质量结构，总体人口素质偏低，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经济的不发达制约了教育的发展，从而影响了人口质量，进而影响了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低，又影响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增长。

(3)人力资源构成：

①年龄构成：人口年龄构成对人力资源量有重大影响，决定着人力资源率的大小。如果在人口年龄构成中属于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比重大，同样数量的总人口所提供的劳动力资源就大。

表 1-2 西南地区每千人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和文盲人口（单位：人）

	小学程度 以上人口	大专程度 以上人口	高中文化 程度人口	初中文化 程度人口	小学文化 程度人口	文盲半文 (15 岁及以上)
全国	782	25	95	292	370	120
西南	739	17	67	227	428	155
重庆	774	18	71	251	434	129
四川	765	18	78	251	418	138
贵州	689	18	53	190	428	183
云南	699	11	53	192	443	183

资料来源：《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表可知，重庆、四川处于劳动适龄人口的人数较多，高于全国，现阶段劳动力人数多，但

因其老年比重较高，少儿比重稍低，将来的劳动力数量会有所下降。贵州、云南虽然劳动适龄人口比率低于全国，然而少儿比重高于全国，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从总体而言，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西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是丰富的，劳动力的供给在数量上是充足的。

②各产业中劳动力的构成。西南地区第一次产业（即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和东部，而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则低于全国和东部（见表 1-4），说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中的结构低度化。由于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因此也可说明西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低，经济落后。随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农业劳动力将随生产的发展不断转移，而在其他产业与部门，也将随着不合理的劳动力利用率的改变而出现剩余劳动力，这些都意味着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充足的。

总之，通过对西南地区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及结构的分析，可以知道西南地区人力资源具有潜在优势。

表 1-3 西南地区各年龄阶段人口比率（%）

	0-14 岁所占比重	15-64 岁所占比重	65 岁以上所占比重
全国	24.98	67.99	7.04
西南	25.29	67.53	7.17
重庆	23.41	68.41	8.18
四川	23.31	68.72	7.97
贵州	29.27	65.14	5.59
云南	27.26	66.55	6.19

资料来源：《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1-4 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

	全国	东部	西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第一产业	49.9	44.27	65.88	57.22	62.21	72.1	74.7
第二产业	23.7	27.95	13.55	17.22	15.52	10.1	9.8
第三产业	26.4	27.78	20.57	25.28	22.27	18.0	15.6

1.2.2.2 技术资源评价。

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技术的高低，不仅影响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并对生产率的提高有决定作用。技术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对它进行评价。

(1)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人，人的创造可以推动技术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科技人员的拥有量是评价技术的一个指标，在西南地区每千人中只有 12 名科技人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密集度很高，基本集中于一些全民所有制单位，可以用全员劳动生产率来对技术资源进行评价（见表 1-5）。

表 1-5 1997 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单位：元/人）

全国	西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22,754.78	23,960.09	13,849	18,587.59	18,573.84	56,261.58

注：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职工平均人数

资料来源：《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考虑到云南省靠烟草业支撑这一特殊性,由表可知,西南地区和省市的劳动生产率低下,科技水平较低。

(2)六十年代中期,国家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三线”建设,建成了不少大中型建设项目,到现在,不少设备已陈旧落后,没有及时进行更新改造,剔除贵州、云南的某些特殊性后,通过表 1-6 可看出,西南地区的技术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增加资本投入,而西南地区的科技经费所占比重极低(见表 1-7),科技投入不大,使科技的进步缓慢。总而言之,西南地区现在技术落后,成为制约其地区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推进西南地区的新一轮增长,就必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以适应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表 1-6 1997 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技术水平 (单位:元/人)

全国	西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469.90	415.30	237.45	222.19	673.87	1,131.91

注:技术水平=职工人均净产值×资金净产值率

资料来源:《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1-7 1997 年西南地区科技经费占全国比重(%)

全国	西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100	9.14	0.93	6.29	0.47	1.46

资料来源:《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1.2.2.3 资本资源评价。

在世界范围内,现代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资源的迅速扩大,其中,固定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固定资本资源数量。

由表 1-8 可知,西南地区固定资本资源虽有一定数量,但仍处于劣势。固定资本资源的数量大小,除了现有存量外,还来源于投资的多少,通过西南地区与全国及东部的比较(见表 1-9),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固定资本投资状态不容乐观,投资偏重于东部,西南只占有极少的份额,这虽然与国家投资政策倾斜于东部有关,但也由此看出,西南地区固定资本资源数量在增量上也处于劣势。

(2)固定资本资源质量。对固定资本资源质量的评价,用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指标进行(见表 1-10)。

由表可知,就西南地区总体而言,固定资本资源的质量是比较好的,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西南地区对固定资产的利用是合理有效的,但从西南地区内部来看,重庆、四川对固定资产的利用不够,说明这两个地区固定资本闲置的多,利用的少,资本利用率低,要进一步进行调整,以盘活存量资本。

表 1-8 1997 年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额及比率

	全	国	东	部	西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固定资产总计(亿元)	49,455.20	28,884.54	4,233.97	774.69	1,944.18	522.86	992.24							
所占比重(%)	100	58.41	8.56	1.57	3.93	1.06	2.01							

资料来源:从 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3)固定资本资源结构

①固定资本资源来源结构。从资本来源(见表 1-11)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对固定资本的投资大部份来源于自筹资金,但由于西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低,自筹资金有限,不能满足地方对资金的需要。

表 1-9 1997 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比率

	全	国	东	部	西	南	四	川	重	庆	贵	州	云	南
投资总额 (亿元)	24,941.1		15,223.7		2,062.8		926.3		375.8		222.3		538.6	
投资比率 (%)	100		61.04		8.27		—		—		—		—	

表 1-10 1997 年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单位: 元)

全国	西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9.64	13.40	5.10	7.52	9.64	31.35

资料来源:《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资本资源的部门结构。由表 1-12 可知,西南地区第一次产业投资薄弱。同时从教育、科技、卫生及交通、邮电、能源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状况看,是符合工业化初期的一般规律的。

由以上固定资本资源分析可知,西南地区资金匮乏,固定资本投资不大,但对固定资本资源的利用是有效的。对基础设施投资倾斜,由于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率低,造成资金周转缓慢,投资交付使用率低。

表 1-11 1997 年固定资本投资来源占总投资额比重 (%)

	全国	西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国家预算 内资金	4.28	4.52	5.53	4.36	4.29	4.40
国内贷款	22.64	28.30	23.11	31.79	34.10	23.65
利用外资	12.11	7.00	11.21	8.61	3.21	3.92
自筹资金	51.86	53.49	47.23	52.28	51.03	59.71
其他投资	9.11	6.69	13.10	2.96	7.38	8.31

资料来源:《1998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1-12 1997 年固定资产投资在各部门中的比重 (%)

	全国	西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农林牧渔业	1.29	0.34	0.64	0.46	0.27	1.40
采掘业	6.16	3.36	2.28	2.95	10.95	2.50
制造业	24.67	23.10	25.75	18.41	28.63	26.83
教育、科技、卫生	5.44	5.40	6.77	6.40	3.13	4.00
交通、邮电、能源	37.52	42.56	37.98	46.70	42.39	38.50

1.2.2.4 自然资源评价。

西南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是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自然资源优势涉及到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一是自然资源赋存优势,即自然赋存的状态下资源的潜在优势。二是开发优势,即自然资源经开发或开采而形成的资源性商品的优势。三是资源加工利用优势,即资源经加工后形成各种原材料或直接消费品的能力优势。

(1)能源资源评价

①水能资源

西南地区水能资源极其丰富,全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2.7 亿千瓦,占全国总量的 41.5%。其分布概况如下:

表 1-13	西南地区水能资源分布情况		
	按万千瓦计	按亿度/年计	占全国比重
四川（含重庆）	15036.78	13172.2	22.2%
贵州	1874.47	1042.0	2.8%
云南	10364.06	9078.9	15.3%

可开发的水能资源量为 1.76 亿千瓦，占全国的比重为 50%，其分布为：
 由上可见，西南地区水能可开发量以四川(含重庆)最大，贵州水能可开发量并不理想。

表 1-14	西南地区可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分布情况		
	装机容量（万千瓦）	年发电量（亿度）	占全国比重
四川（含重庆）	9166.51	5152.91	26.8%
贵州	1291.76	652.44	3.4%
云南	7116.79	3944.53	20.5%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地区虽然水能资源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全国规划的 12 大水电基地有 7 个在该地区，但与丰富的资源相比，差距较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

②煤炭资源

西南地区保有储量为 742.2 亿吨，占全国的 8.9%，其中以贵州最多，保有储量为 523 亿吨，主要分布在六盘水和黔北地区，四川煤保有储量为 17.8 亿吨，煤炭资源从数量而言是具有优势的。

煤炭作为能源的一种，在国民经济生产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每年都进口，煤炭来保证能源的供应，而西南煤炭开采量只占保有储量的 21%，煤炭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2)矿产资源评价

西南地区已探明矿产 100 余种，现已开采的有 50 余种，有 20 种已探明储量但尚未开发，十大有色金属占全国总储量的 60-70%，其中，汞、铅、锌、锑、锡、钒、钛、锰、硫铁矿、磷、芒硝居全国首位，铜、铝土矿、镍、铂族、岩盐、砷、云母、石棉等居全国第二位，铁矿保有储量为 92 亿吨，是我国三大铁矿基地之一，磷矿保有储量在 50 亿吨以上，全国三大磷矿基地，西南就占了两个，西南的矿产资源品位高，质量好，并且资源组合状况较好，有利于大规模综合利用和专业化生产。

(3)农业资源评价

西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幅员辽阔，物阜民勤，1997 年末，实有耕地面积为 11122.3 千公顷，占全国的 11.71%，其中，水田和旱地占区内耕地总面积的 43.91%和 56.09%，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无霜期长，热量充沛，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西南地区的茶叶、玉米、油菜、烟叶、甘蔗等在全国占重要地位（见表 1-15）。

西南地区有林地 18316.67 千公顷，占全国的 15.91%。宜林地有 18978 千公顷，占全国的 18.74%，有发展林业的潜在优势，橡胶、核桃、生漆、油桐等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见表 1-16）。

表 1-15	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								
	稻谷	小麦	玉米	豆类	薯类	油菜	甘蔗	烟叶	茶叶
西南	15.96	8.22	15.38	11.26	27.06	19.72	20.73	50.91	24.04
重庆	2.72	1.04	2.00	1.17	7.59	1.91	0.10	3.88	2.44
四川	8.29	4.96	5.57	4.04	12.22	10.94	1.97	4.38	7.37
贵州	2.30	0.88	2.53	1.78	4.60	5.53	0.47	16.73	2.69
云南	2.64	1.34	3.48	4.27	2.65	1.34	18.19	25.92	11.54

资源来源：1997 年云、贵、川三省及重庆市统计年鉴

西南地区有天然草地 34680 公顷，占全国的 8.67%，由于有强大的种植业作为后盾，又有广阔连片的高原草场和数量可观的草山草坡，所以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西南拥有全国生猪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大牲畜五分之一以上，猪肉总产量为全国的 20.14%，具有相当优势。

表 1-16; 主要林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 (%)

	橡胶	松脂	生漆	油桐籽	油茶籽	核桃
西南	34.07	9.8	50.53	46.8	2.22	35.15
重庆	—	0.06	8.85	13.07	0.16	0.50
四川	—	0.32	10.08	9.30	0.46	9.37
贵州	—	0.95	21.60	19.62	1.04	1.78
云南	34.07	8.47	9.10	4.81	0.56	23.50

资源来源:1997 年云、贵、川三省及重庆市统计年鉴

(4)旅游资源

西南地区有着极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及人文旅游资源，很多景区、景点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1997 年，西南地区接待旅游人数为 148.81 万人次，比 1995 年增加 1.34 倍，年均增长 15.82%，高于全国同期年均递增 12.53%的水平。旅游外汇收入年平均递增 12.46%。但从横向比较，1997 年西南地区接待旅游人数仅为全国的 6.80%，这与西南地区拥有的丰富旅游资源极不对称，说明西南地区旅游业发展不足，同时也反映出西南地区的旅游业具有较大潜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是跨世纪经济发展中一个具有高增值、高创汇、高就业和高带动效应的新兴产业，但是，西南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交通线路密度低，公路等级路况差、航空、铁路和内河航运网络薄弱，加之山路崎岖，通讯相对不发达，又加上各种接待设施条件不配套，从而严重制约了西南旅游业的发展。

2.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功能：理论模型构造

2.1 速度、效益与结构的辩证关系

2.1.1 速度、效益与结构的基本内涵。

速度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变化快慢的特征指标，通常表现为一个地区或国家总体经济规模扩张的时间变化率，常用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发展速度来反映。

效益是经济活动过程中获得的有用成果与投入要素的比例关系，是人们开展经济活动所追求的最终成果。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也很多，如资本利润率，每百元投资产值率，成本利润率，单位地土面积产值（收入等）。

结构是指经济活动的构成方式与资源配置的比例关系，它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体中各种经济活动的组成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区域经济中的速度、效益与结构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表现为：高效益刺激高速度，但高速度不一定能带来高效益。内延型高速增长一定伴随着高效益，而外延型超常高速增长，必定造成重复建设，资源错置，结果导致低效益。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赶超战略目标，迅速甩掉贫困落后的帽子，往往存在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偏好”。速度与结构的关系可表现为：结构变革是速度变化的物质力量，某一行业的迅速发展会导致结构变迁。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必然引起速度波动，在现代经济系统中，投入要素不可能无限供给，以大量要素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已没有资源供给条件了，要想实现经济增长速度提升，必须以结构变革为基础。效益与结构的关系是：效益是牵引、诱导结构调整的动力，而结构调整又是实现效益的条件。随着人口增加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偏好、需求结构发生着重大变化，为了使稀缺的资源尽可能配置到最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和部门，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速度、效益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核心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如何在各种生产者之间配置资源，如何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效益的高低。不同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会诱发经济主体对资源寻求和利用的某种倾向性，而制度和政策的任务就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产出最大化而制定的。研究速度、效益与结构问题，目的是弄清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律，弄清区域经济增长与效益的均衡条件，从而为制定正确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2.1.2 我国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

经过近五十年的建设，我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已居世界前列，对外贸易总量已列入世界十强之一。但是，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很难把速度与效益有机结合起来，大家都在强调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来推动经济发展。但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型的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和整体素质不高。在生产、建设和流通各个领域，资源消耗高，产出效益

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事实上,我国多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可谓世界一流,但经济效益低下,产值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效益增长速度。

产值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效益增长速度,意味着这种产值增长速度是脱离经济效益的速度,是不切合实际的速度,是违背经济规律的速度,是只图虚名而实招灾祸的速度,到头来,只能是欲速则不达。这种恶果是由速度和效益的含义不同造成的(江小娟,1999)。通常,在我国一讲速度就主要是指产值增长速度。而产值这个指标是按工厂法计算的,有重复计算的因素,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速度;产值指标还包括过去形成的物化劳动,不能反映出新创造的国民收入,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高低;更重要的还在于产值这个指标仅从供给的角度反映生产者供给了多少,而没有反映出消费者需要多少。因此,产值这个指标不是市场经济的宏观概念,而是计划经济的核心指标。经济效益不同于产值,它是以尽可能少的费用取得尽可能多的效用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指标,它对于实现国家兴旺和人民富裕幸福,比产值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正是由于效益与速度具有上述不同的含义,当前产值增长速度高于效益增长速度,就说明这种产值增长中的水分较大。它包括了那些不为社会所需要的无效生产成果,这种无效劳动的产品,不仅不能给人们带来效用和福利,反而要白白地浪费稀缺的资源:能源,原材料、劳动,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人力、财力、物力的缺口,这种缺口的存在和加剧又是造成建设挤生产,生产挤生活,有计划变成无计划,比例关系周期性失调的主要原因。

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安排速度,防止和克服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速度的错误倾向。并且进一步论证道,(1)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要求生产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实现不断增长、不断完善,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加产值和积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切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本要求。(2)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有充分的客观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这种统一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也要求这种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消灭了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够得到合理有效地使用;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方面的阶级局限性,可以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现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为取得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创造了客观可能性。

这些论述在理论上似乎是无懈可击的。但问题是我国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却总是表现为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忽略效益提高,不惜以损害效率为代价,去求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这里有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改革前(1954-1978),GNP年增长率为5.7%。改革开放后(1979-1992),GNP增长率为9.0%,比改革前提高了60%。为了GNP的增长,各种投入也要增长。改革开放前,能源和原材料的物力投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财力投入,货物运输量和周转量的运力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自然力投入,总共18种投入的年均增长率(除人力、粮食、棉花、木材、土地、水以外)大都比GNP增长率高1倍左右,18种投入弹性系数(指投入增长率与GNP增长率之比)平均为2左右(李悦,1998)。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以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既有客观依据,又是客观要求,为什么我国却在长时期内得不到统一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不断地复制数量型经济增长。因此,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速度和效益的统一提供了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以企业充满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由于企业